

乙年
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

【達七13-14；默—5-8；若十八33b-37】

本主日是乙年禮儀年度的最後一個主日，也就是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在這年度最末的一個主日我們慶祝「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慶祝整個世界將在基督君王內得到圓滿，並且以這個偉大的慶節來總結一年當中我們慶祝過的耶穌基督的各項奧蹟，而作為所有奧蹟的終向與高峰。

今天的兩篇讀經《達尼爾先知書》和《聖若望默示錄》都一再地提到基督君王的統治權、尊榮和國度，也說到祂就是元始和終末，同時也是那今在、昔在以及將來永在的全能者。然而在今天的《聖若望福音》裡，我們卻是看到這位君王站在羅馬總督彼拉多的面前屈辱地接受審問。比拉多以懷疑的目光看著這位身上布滿羅馬士兵鞭打的血痕，頭上被戴著假裝是皇冠的茨冠，身上被披假裝是黃袍的紫紅袍，手上被迫握著假裝是權杖的蘆葦杆的耶穌，問祂說：「祢是猶太人的王嗎？」難怪比拉多要懷疑，因為耶穌此刻就像一個沒有任何歸屬的「人球」一般，在猶太人和這位羅馬總督之間被「踢來踢去」，兩者都期待對方能把耶穌處理掉，可是又都不想像自己的手沾滿了血腥。因此，這樣一個連歸屬都沒有的人，怎麼可能會是君王呢？

事實上，不僅兩千年前的耶穌被當成人球，今日來自北非、中東的難民在東歐國家加強入境管制後也都一一淪為人球。雖然2015年9月初一幅敘利亞三歲難民兒童小艾倫的遺體被衝到土耳其一個沙灘上的照片，讓舉世人類震驚與心碎，並喚醒許多人的良心而去質問：「一個敘利亞男童之死，如果這都不能改變歐洲對難民的態度，那什麼才可以？」

然而不幸的是，難民成為被踢來踢去的人球慘況在這幾年仍然繼續發生著。斯洛維尼亞對那些從克羅埃西亞入境的難民噴灑胡椒噴霧，而克羅埃西亞則是把難民載到匈牙利邊境丟包，匈牙利又將難民送往奧地利，因此引發奧地利的不滿和抗議。目前在克羅埃西亞與匈牙利邊境、匈牙利與塞爾維亞及與羅馬尼亞交界、土耳其與希臘邊界，都已搭起阻擋難民入境的鐵刺圍籬。這些國家每天都有對付難民的新招，根本無視歐盟提出的解決方案。而最近幾年緬甸血腥鎮壓羅興亞人，致令好幾十幾萬難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悲慘事件，更是令人扼腕嘆息。

真是令人悲嘆啊！世界如此之大，竟無容身之處。當年，耶穌的遭遇不也是如此嗎？當祂被解送到羅馬總督彼拉多面前，彼拉多問祂：「難道我是個猶太人嗎？祢本國的人和司祭長把祢交給我，祢究竟做了甚麼事呢？」從比拉多的這句話裡，我們可以聽出彼拉多其實並不想處置這位被猶太人放棄的猶太人，於是就向猶太群眾說：「看，我給你們領出祂來，為叫你們知道我在祂身上查不出甚麼罪狀。」（若十九4）這話擺明了就是要把耶穌交還給猶太人，耶穌就這樣活生生地成了被踢過來又踢過去，沒有歸屬的「人球」。

面對比拉多一個接著一個的疑問，耶穌給予的答案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起來抵抗了，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但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在這裡，耶穌說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那麼到底耶穌屬於哪一國呢？祂的歸屬究竟在哪裡呢？哪一國是祂安身立命之處呢？而我們呢？我們又是屬於哪一國的呢？哪裡是我們的歸屬呢？屬於哪裡對我們來說又有何意義呢？既然耶穌說祂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那麼這世界上的國是怎樣的國？我們先由這個讓世界的君王、總統、總理、首相或主席所統治的王國出發，在與耶穌的國兩相比較之後，或許我們就可以抵達耶穌國度的彼岸。這個世界的國是：

第一、經常以民族及種族作為國家主體的劃分和歸屬，因此一般而言，當個人誕生成為某個國家的一份子時，就會對其所歸屬的國家產生情感，就會維護其所歸屬國家的生存和利益，就會為其所歸屬的國家爭取榮譽，這些愛國的傾向與舉動當然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至於其他民族國家，倘若與自己的國家民族沒有利益衝突，無論他們或生或死，反正那是他們的「內政」，因此常常是事不關己、冷漠以對；倘若與自己的國家民族發生了利益衝突，那麼很容易就會把對方視為不共戴天的死對頭，輕則敵視，重則滅族。大約七、八十年前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是一個近代的例子；而在1990年，非洲中部盧安達的胡圖族人在三個月裡殺死一百萬圖西族人則是一個更近代的例子；而更近的例子則是緬甸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

第二、這個國度常常是藉著武力來維持生存，藉著戰鬥來回應爭端與問題。然而耶穌回答比拉多說，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屬於這世界，祂的臣民早就為祂而戰了，這回答的弦外之音是，耶穌的國是不靠武力的。因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比拉多聽到耶穌這樣回應他的時候，一定覺得耶穌在唬瞞他、在忽悠他，因為在他所受的教育裡，一個不靠武力維持生存、不用戰鬥回應問題與爭端的國度，到底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度呢？這樣的國度是彼拉多所無法想像的，但同時也是這個世界所無法理解的。這個國度是全然相反耶穌的國度而行的，所以過去的國度就不說

了，當今世界無論富國或窮國，幾乎毫無例外地每年都把天文數字的金錢花費在武力戰備的研發或購買，甚至是核子武器的軍備競賽上。

這是這個世界的國度，也是我們生活於其間的國度。然而耶穌的國度呢？如果彼拉多有機會讀到今天讀經二《聖若望默示錄》的內容，那麼或許他就會懂得耶穌話中的真義是甚麼，同時也會認出這位站在祂面前接受祂審判的君王究竟是誰。從《聖若望默示錄》的啟示，耶穌的國是：

第一、相對於那個以民族或種族作為國家劃分和歸屬的世界國度，耶穌的國度沒有民族及種族之分，若望宗徒在《默示錄》裡就是這樣作證說：「看哪，這是真實的，祂乘著雲彩降來，全人類都要瞻仰祂，連那些曾經刺傷祂的人也要看見祂；地上所有的民族都要哀悼祂。」這段作證為我們指出，耶穌的國度與所有人、無論是與祂敵對或是跟隨祂的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在耶穌的國度裡，不再有民族或種族的分別，在祂的國度裡，包括所有民族和所有種族。

第二、相對於那個以強盛武力或強勢經濟來控制人的世界國度，耶穌的國度卻是以愛和自我犧牲來使人從罪的控制中獲得釋放，就如《默示錄》所說的：「祂愛我們，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免罪過，更使我們建立王國，成為侍奉祂的天主和父的司祭。」是的，耶穌因著那愛我們到底的愛而甘心為我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流血犧牲。而天主也把如此的愛分享給了那按照祂的肖像所創造的人類，讓人也能夠活出如此愛情。這裡有一個愛的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在東歐有一對母女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只因為十三歲的女兒認為母親的卑微地位，使她在人前抬不起頭。雖然母親終日忙碌辛苦，任勞任怨，卻始終得不到女兒的尊重，女兒自己也因此始終悶悶不樂。就在2002年2月，母親邀女兒去阿爾卑斯山滑雪。母女倆在滑雪途中，因為偏離了滑雪道而迷了路，屋漏偏逢連夜雨，此時又遇到可怕的雪崩。母女倆在雪山中掙扎兩天兩夜，幾次搜救直升飛機從他們失事地點的上空飛過，但都因她們身穿與雪地相似顏色的滑雪裝，所以一次次錯過了獲救的機會。終於，女兒因體力不支昏迷了過去，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獲救並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而母親卻已經遇難了。醫生告訴她，她的命是用母親的命換來的。原來，是這位母親割斷自己的動脈，然後在雪地裡爬行，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一大片白雪，因此才讓直升機上的救援人員得以發現救援的目標。

事實上，不僅這位偉大的母親，大概幾乎所有做母親的愛情多少都可以幫助我們體會耶穌那無底的愛情，而讓我們雖然生活在世界的國度裡，但因著這個愛而能品嚐到耶穌的國度。

看哪！耶穌的國度與世界的國度何其不同，所以耶穌在回答比拉多的時候，祂強調了好幾次「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或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既然耶穌的國不屬於這世界，那麼祂留在那個國度就好了，這位君王來到這個世界的國度做甚麼？答案就在祂對彼拉多的回答當中：「我為此而生，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就是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於真理的人，必聽從我的聲音。」原來耶穌來的目的是要為真理作證，而耶穌所講論的真理就是祂與天父之間那一種真實而親密的愛的關係，這關係也是耶穌渴望我們領受的關係。然而每當我們對這真理的渴望得到滿足時，我們就得以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和寬恕隨時準備好讓這世界定我們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們身上，伯多祿、保祿、巴爾納博、雅各伯和安德肋，甚至耶穌的母親聖母瑪利亞，都有類似的遭遇，因為他們選擇在世界中聽從耶穌的聲音，活出十字架的真理。

耶穌這個國度是比拉多所無法理解的國度，因此他畢竟還是失去了眼前的機會，而我們比他幸運得多太多。因為我們有機會聽見，並在某一個程度上看見《默示錄》為我們所做的見證，而我們信了並且接受了耶穌的召叫，讓生命歸屬於這個國度，

是的，我們是歸屬於耶穌國度的天國公民，如果我們願意打破彼此的偏見與敵對，並以耶穌國度的方式去回應彼此的爭端與問題，那麼我們便能夠在這世界裡為真理作證，向人見證耶穌的國度在我們紅塵人世間已經開始展開了。同時也藉由我們的生活見證，而讓今天達尼爾先知所見到的末世異像成為所有人的終極盼望：「我看見一位像人子的，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祂走向萬古長存者，並被引到祂面前。祂便賜給像人子的那一位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各種不同語言的人民，都要侍奉祂；祂的王權是永遠的王權，永存不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阿們！